

黑曜杀机

FAULT
LINE

Barry Eisler

〔美国〕巴里·艾斯勒 著
邹凤群 李建红 译

译林出版社

FAULT
LINE

黑曜杀机

〔美国〕巴里·艾斯勒 著
邹凤群 李建红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曜杀机 / (美) 艾斯勒 (Eisler, B.) 著; 邹凤群, 李建红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1
(外国通俗文库)
书名原文: Fault Line
ISBN 978-7-5447-4086-9

I. ①黑… II. ①艾… ②邹…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50273号

Copyright © 2009 by Barry Eisle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llantine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9-160 号

书 名 黑曜杀机
作 者 [美国] 巴里·艾斯勒
译 者 邹凤群 李建红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周冬辉 郭迎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086-9
定 价 26.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就要转运了·····	1
第二章	一次机会·····	5
第三章	简单的认识·····	16
第四章	等候室的门·····	22
第五章	小小的意外·····	26
第六章	难以平静·····	33
第七章	只要他们还怕我们·····	40
第八章	淡淡的感觉·····	46
第九章	永久的悲伤·····	53
第十章	世界之王·····	66
第十一章	闹鬼的屋子·····	70
第十二章	情况紧急·····	80
第十三章	似曾相识·····	86
第十四章	不是废话·····	95
第十五章	抬杠·····	99
第十六章	因果报应·····	107
第十七章	按我说的做·····	122

第十八章	下次运气好点儿·····	136
第十九章	仪式咖啡馆·····	148
第二十章	另一个千年·····	155
第二十一章	虚幻·····	165
第二十二章	无尽的争执·····	179
第二十三章	技高一筹·····	185
第二十四章	病毒·····	195
第二十五章	有点疯狂·····	201
第二十六章	宛如梦中·····	211
第二十七章	两不相欠·····	214
第二十八章	中止行动·····	228
第二十九章	背后一蜚·····	240
第三十章	总在抱怨·····	242
第三十一章	陷入困境·····	249
第三十二章	短兵相接·····	258
第三十三章	只是场谈判·····	264
第三十四章	发布程序·····	268
第三十五章	打破常规·····	281

第一章 就要转运了

在子弹射进脑袋之前，理查德·希尔卓想着的最后一件事是：他就要转运了。

他正准备去他的律师亚历克斯·特雷文位于硅谷的办公室。亚历克斯·特雷文安排了他和克莱纳·帕金斯见面。克莱纳是风险投资界的大佬，只要他开口说准备投资，一家公司就会增值百倍。现在克莱纳正在考虑为理查德·希尔卓开一张支票。理查德是一个天才，黑曜石的发明者。黑曜石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数据加密软件，其他同类软件与之相比都显得很落伍。亚历克斯已经开始申请专利，如果和风险投资人的合作顺利，希尔卓就会租办公室，购买设备，雇用员工……他就要着手做每一件需要做的事情，使他的产品商业化，并且在网上销售。只要几年，他的公司就能上市，而他所持的股份将会值很大的一笔钱。或者他也可能不让公司上市，他要让他的产品在安全软件行业拥有像杜比系统在音响界那样的地位，从而坐收数十亿美元的使用费。也许谷歌会购买他的产品，因为他们现在扩张到了各个领域。反正一句话，他就要发财了。

这些是他应得的。他在甲骨文软件公司的实验室里为了微薄的薪水而工作，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红牛提神，在寂静无人的公司停车场抽烟时他冷得瑟瑟发抖，忍受着人们在背后的嘲笑。去年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她现在该后悔了吧。如果那女人有头脑的话，

就应该等到他赚了大钱后狠狠地敲上一笔再走。不过，她从来没指望他会有什么出息，而其他人也一样。除了亚历克斯。

他从居住的圣荷塞公寓楼外裂了缝的台阶上走下来，迎着早晨灿烂的阳光，他眯起了眼睛。他听见离他半条街的 280 号高速公路上交通繁忙：有私家车呼啸而过的声音，有卡车从南十街的入口爬坡进入州际公路时齿轮吱吱咯咯的声音，偶尔还有愤怒的喇叭声。他第一次没有觉得这些让他厌烦。甚至附近建筑物边上靠着的破自行车、锈迹斑斑的烧烤摊、塑料垃圾筒，和秋风带来的停车场垃圾堆的恶臭，所有这些都没有让他感到厌烦。

因为亚历克斯就要把他从臭水沟里拯救出来了。甲骨文是亚历克斯所在事务所的客户，而亚历克斯联系专利问题时找的人就是希尔卓。起初希尔卓对亚历克斯根本没有什么印象。他只是看了一眼亚历克斯的金发碧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有着富裕的双亲，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亚历克斯是个懂行的人。原来，亚历克斯不仅仅是名律师，他还和希尔卓一样，拥有斯坦福大学电器工程学学士学位，而且他还是计算机学博士。所以，当希尔卓鼓起勇气把他拉到一边，询问有关黑曜石的专利申请问题时，亚历克斯当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不仅先不收取他的费用，还把希尔卓介绍给天使投资^①，他们可以为希尔卓投很多资金，让他告别他的原有工作，购买他所需要的设备。现在他已经做好准备，从那些有钱的家伙口袋里拿钱了。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年当中，简直是不可思议。

^① 天使投资是权益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指具有一定净财富的个人，对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进行早期的直接投资，属于一种自发而又分散的民间投资方式。该词源于纽约百老汇，特指富人出资资助一些具有社会意义演出的公益行为。后来，天使投资被引申为一种对高风险、高收益的新兴企业的早期投资。那些进行投资的富人就被称为投资天使，那些用于投资的资本就叫天使资本。

当然，黑曜石的某些地方，如果风险投资商知道了，可能会不喜欢。他们甚至会感到恐惧。但他们不会知道的，因为没有理由要告诉他们。黑曜石能够提供网络保护，世界 500 强企业不会有一家不愿意为此掏钱。风险投资者就是这样想的。至于其余的嘛，那就是他的小秘密了，万一黑曜石没有让他赚到足够的钱，他还留了一手。

他看了一下手表，对这次会面感到有些紧张。反正还有点时间抽烟，这会使他的情绪平静下来。他站在最底下的台阶上，点燃了一支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把烟盒和打火机放进口袋。一辆白色货车停在他的小轿车旁边，他的这辆 1988 年款的别克君越是他在离婚期间卖掉奥迪之后买的。那辆货车上写着：灾害中心。他上周看到过这辆车三次，还是四次？他有一次在垃圾堆下面看见过一只老鼠，还看到了不少蟑螂。肯定有人和大楼的物管吵过了，现在那些傻瓜试图表明，他们在解决问题。管他呢。很快，这些就不关他的事啦。

申请专利可能有些问题，亚历克斯所担心的就是目前已有的那些相关发明会让他无法取得专利。一旦国防部签发“保密令”，事情的进程就会慢下来。但是就目前而言，亚历克斯总是能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使专利一时没有获批，专利申请表也可以作为银行的担保凭证。

希尔卓起初担心专利申请中需要描述源代码，因为掌握了源代码就能破译黑曜石的构成。但是亚历克斯说，专利商标局会在 18 个月之内对所有的专利申请保密，而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该专利是否获批了。只要专利获得批准，知道不知道黑曜石的构成就无关紧要了——人们不付出巨额款项就不能使用黑曜石。如果有人想试试，亚历克斯会起诉他们，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就是这么一回事，伙计，你要玩，就得付出代价。

他站在别克汽车旁，掏出了钥匙。这车真是垃圾，才跑了十多万

公里，就破烂不堪了。你就是把它的上上下下都撒上尿，也不会有人看出来的。买辆奔驰，他已经不止一次这样想了。或者宝马。黑色的敞篷汽车。他会一年保养四次，让它看上去永远是新的。

灭害中心的家伙从车里走出来。他戴着棒球帽、手套、太阳镜，穿着防护服。那人对希尔卓点点头，从他身边走过。希尔卓也对他点头招呼。他感到高兴的是，他用不着靠杀老鼠谋生。

他吸了一口烟，就扔掉了。他喜欢这种浪费东西的感觉。他对着天空吐出烟雾，打开车门。嘿，宝贝，他想，啊，太棒啦。就要转运了。

第二章 一次机会

亚历克斯·特雷文在沙利文和格林瓦尔德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踱着方步。窗外是一片湛蓝的天空，柔美的苍穹下帕罗奥多市群山起伏，但亚历克斯对此美景毫无觉察。他向前走了五步，在阳光照耀下的墙壁跟前停下来，然后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重复这一过程。他在心里默默数着步子，想象着他正在磨薄这块绿色的地毯，让这些小事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亚历克斯十分生气。希尔卓这个家伙过去总是比亚历克斯准时，可是恰巧选择了今天迟到。他们准备去拜访克莱纳·帕金斯。如果希尔卓第一次和他会面就不守时，克莱纳是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的，而且，亚历克斯也不好交代。

他看了看自己的表。还好，还有 30 分钟。希尔卓应该提前一个小时到场，练练该怎么说话，把握一下自己的角色。但是，如果实在没时间，这些也可以省略。见鬼！他究竟在哪里？

他的秘书阿里莎开了门。亚历克斯站在那里，盯着她，她表现出有些畏缩。“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至少有 20 次，”她说，“可每次都转到了他的语音信箱。”

亚历克斯忍住没有发作，因为这不是她的错。

“到他家去，”他说，“看能不能在那里找到他。在圣荷塞的南十街。我忘了他的确切地址，在档案里可以查到。继续给他打电话，一到他

家就通知我。时间不多了，过了时间就得取消会面，快行动，别像傻瓜一样待着。”

“那你——”

“我不知道。你一到那里就来电话。去吧。”

阿里莎点点头，关上了门。亚历克斯又开始在办公室里不安地踱步。

老天啊，千万不要让他把事情搞砸了，他想，我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啊。

亚历克斯在这家事务所已经干了6年，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关卡。好像也没有人希望他滚蛋，因为他是科学和专利法方面的专家，对事务所来说他是有价值的，是难得的人才，所以不用担心失业。但他的问题很棘手：公司的合伙人希望他能够满足现状，再过一年，最多两年吧，他们会给他一个终身律师的职位，给他更多的金钱、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更稳定的保障。

但他要的不是这些，他要的不是终身保障，而是权力。他知道，在这家事务所里，只有握牢自己的客户资源，才能拥有一席之地。如果你不能独立捕食，就得一辈子吃人家饭桌上的残羹剩饭，这对别的普通律师来说也许可以，但他从来没有觉得满足过。

这也是希尔卓显得非常有价值的原因。亚历克斯了解黑曜石的巨大前景，而这很少会有其他人知道。他并不轻信希尔卓的话，而是深入考察了黑曜石的基本设计后做出了结论。他花了心思，甚至运用了一点政治手腕（他以前还不知道自己有这一手呢），才让律师事务所的那些合伙人同意，先不收取希尔卓的任何费用，而且还把亚历克斯列为该项业务的介绍人。别看这些合伙人穿着随便，和秘书、助理律师

称兄道弟的，其实，这些家伙全都是鲨鱼。一旦在水里闻到血腥味，他们就想自己动手，独吞一切了。

亚历克斯的老板是一个叫作戴维·奥斯本的合伙人。此人精明狡猾，却没有任何技术背景。多年来，在战略专利咨询这方面的实际工作中，他越来越要依靠亚历克斯敏锐的技术才能了。他能够保证亚历克斯在公司里一年拿两次最高奖金，但是在当事人的面前，他总是想方设法把亚历克斯的见解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他穿着标志性的牛仔靴和紫红色T恤衫，表面上很自信，但亚历克斯知道，在内心里，那些比他更加有能力的人让奥斯本感觉到了威胁。所以，尽管他不时放出烟幕弹，说时机成熟时会支持亚历克斯成为合伙人，但亚历克斯已经慢慢认识到，时机是永远也不会成熟的。亚历克斯明白，合伙人的位子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争取的。

和希尔卓私下见了几次面后，他确信希尔卓的确拥有黑曜石技术，至少没有人能够证明还有其他人掌握这一技术。亚历克斯深深吸了一口气，走进了铺着昂贵地毯的走廊。这条走廊把他中等规模的高级律师办公室与奥斯本这样的合伙人大佬的办公室隔开了来。两间办公室都在主楼内，主楼是幢宽敞结实的圆形建筑，合伙人都欣赏它的古罗马风格，而普通律师则喜欢称其为“死亡之星”。能在主楼拥有一间办公室，而非在邻近的两幢副楼内，这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奥斯本觉得这很重要，当然，亚历克斯也不得不承认，他自己也觉得很重——“死亡之星”里的人处于公司活动的中心位置。

亚历克斯站在奥斯本的门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他的面前是一堵为了庆祝律师事务所和思科、电子海湾、谷歌及其他一百余家成功合作而建立的纪念墙。墙上还挂着奥斯本和不少硅谷精英合影留念的照片，还有和泰国首相一起的照片，奥斯本一年要去泰国

三四次，接洽他在那里开发的项目。亚历克斯努力不去思考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的权威和影响力，这套伎俩是为了让自己在对手面前更加自信，要让对手在谈判中受制于己，让他感到自己需要你，而你不怎么需要他。

他振作了一下精神，走了进去，把黑曜石的事说得很有吸引力。但是要注意一种平衡——既要说得很有趣，以获得奥斯本的认可，但又不能让他太动心，以至想要取代亚历克斯，由自己做这个项目的联系人。毕竟，如果顺利的话，申请专利只是一个开端，需要做的事还多着呢。当然，调动整个事务所的力量，就是奥斯本的事了。

亚历克斯说完后，奥斯本背靠着椅子，把脚搁在了桌面上。他心不在焉地抓了抓痒，放松的姿态让亚历克斯紧张起来。这是装的。他知道，在这表象的背后，奥斯本已经在算计了。

“我的客户甲骨文公司对此会有何看法？”奥斯本过了一会儿用带有鼻音的语气问。

亚历克斯耸了一下肩，说：“他们能说什么？这项发明和甲骨文的核心业务无关，和希尔卓在那里的日常工作也无关。我已经认真看过希尔卓的劳动合同，甲骨文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么——”

“他在家发明了那个，用的是他自己的时间，使用的是他自己的设备。我看没什么问题。”

奥斯本微笑着说：“你准备工作做得不错啊。”

“我向最棒的人学习。”亚历克斯说，但立即就感到这句话还是不说为好。奥斯本很可能在不停地琢磨他这句话，一直到它变成你教了我很多，戴维，我现在的一切全是靠你栽培。

“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这家伙的？”奥斯本过了一会儿问。

“他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可以对他在家里做的一样东西提些建议。”亚历克斯说。这个谎话他已经在心里预演过多次，现在说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是真的了。“我和他在星巴克见了面，他向我作了展示。我想这东西有前景，所以就接手了。”

当然，这不是奥斯本需要的答案。如果亚历克斯告诉他真相——他和希尔卓最初讨论黑曜石一事的时候，亚历克斯还在甲骨文公司里处理一些法律事务——说不定奥斯本会说“要不是我，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亚历克斯料到奥斯本很可能会找希尔卓悄悄核实一下他话的真假，如果有机会的话。而亚历克斯也已经和希尔卓说好，做了可能的准备。他们见面的地点离甲骨文、沙利文和格林瓦尔德律师事务所越远越好，这对他们俩都有好处。

“我不喜欢这样，”奥斯本说，“客户会说你是通过他们才认识这家伙的。即使他们没有案子要和我们合作，我也不准备冒险得罪甲骨文这样的客户，因为比较起来，这是件小案子。”

“戴维，你知道硅谷里成长起来的每一家公司多少都与那些大公司有些关联的。这一点甲骨文也知道。”

奥斯本望着他，好像在思考。他很可能在享受这样的时刻，因为他能悠闲地看着亚历克斯在他面前坐立不安的样子。

“这事让我来吧，戴维。”亚历克斯说，语气坚定得连自己都感到惊讶。

奥斯本摊开手，耸了耸肩，仿佛这根本没有问题，又好像他从这次交谈的一开始，就没有在想方设法使亚历克斯放弃。“嘿，”他问，“咱们到底谁说了算？”

亚历克斯没有回答，或者说没有正面回答。“把希尔卓交给我？他的案子算是我介绍的吧？”

“这样做好好像很公平。”

“你答应了吗？”

奥斯本叹了口气。他把腿一甩，双脚着地，向前探了探身子，好像准备接着刚才被打断的话继续说下去。“是，答应了。”

亚历克斯克制住自己的笑容。最难办的事办成了一部分，可还有一部分。

“还有一件事。”亚历克斯说。

奥斯本带着怀疑的表情，扬了扬眉毛。

“希尔卓……去年离婚了，他近况很不好。他现在没有钱——”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亚历克斯——”

“是这样的。他付不起我们的费用。但是如果我们把他接纳进来，让公司拿一小部分——”

“要让合伙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看上这种有风险的项目，你知道有多难吗？”

“是很难。不过他们会听取你的建议的，不是吗？”

这就是亚历克斯几年来在替客户谈判时学到的技巧。当对方说他们无法决定事情，说要请示董事会、经理层或其他什么人时，你就拍拍他们的马屁，让他们感觉飘飘然，之后用激将法迫使他们下决定。

但奥斯本是老手，他不会这么容易上钩。“不，不总是如此。”

“好吧，这次他们应该会的。这个技术前景很好。我也亲自进行了考察，你知道我对此是很内行的。我要自己动手来做。我不会放下手头的案子。这件事算是额外的。”

“算了吧，亚历克斯，今年你的计费时间已经超过三千小时了。你不能——”

“不，我能。你知道我能。好啦，我们要讨论的是公司提成的比例——”

金额不会少，但公司实际上不用投资一分钱。即使你建议投资，合伙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也不会听，对吗？”

奥斯本没有回答。亚历克斯希望自己不要表现得过于急切。因为那样一来，奥斯本可能就会想，为什么他愿意冒险作如此大的牺牲呢？难道这案子比他说的更重要吗？

亚历克斯又试探地问：“委员会听你的，不是吗？”

奥斯本露出一丝微笑，好像是对亚历克斯的演技表示赞许。“有时如此。”他说。

“那么，你打算推荐了？”

奥斯本搓了搓下巴，看着亚历克斯，仿佛他一心只想为他好。“只要你真的要我推荐。不过，你知道，亚历克斯，这是你第一次介绍的业务——”

亚历克斯想，这是你第一次同意算在我头上的业务，以前的都让你霸占了。

“——如果搞砸了，你脸上可就不好看了。那说明你的眼光不准。”

眼光不准。在沙利文和格林瓦尔德律师事务所，“眼光不准”的评价是很笼统的。只要是错误，哪怕不是律师本身的错误，都可以说是律师“眼光不准”。

亚历克斯没有回答。奥斯本继续说：“我要说的是，面对这种风险，你要尽量避免犯错，要留有余地。”

亚历克斯非常讨厌奥斯本的这种说话方式，好像他是亚历克斯最贴心的朋友一样。他知道，奥斯本希望他这样回答：你说得很对，戴维。就说这项业务是你介绍的吧。感谢你保护了我，嘿，你是最棒的。

不过他没有那样回答，他说：“我想你就是我的依靠。”

奥斯本眨了眨眼睛，说：“呃，我是你的依靠。”

亚历克斯耸了耸肩，仿佛事情已经谈妥。“除了你我还能指望谁。”

奥斯本发出一声怪笑。

亚历克斯向门边走去。“我去填新客户表和新业务单，再查查有没有相冲突的申请。”

好了。如果奥斯本不同意，他现在就会说出来的。如果他不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会出现新情况，奥斯本要反悔就难上加难了。

“如果不收取费用，”奥斯本说，“我还是要在这件事上报给委员会。”

“我懂。但是我肯定，他们会听你的，”亚历克斯望着奥斯本，“戴维，这对我很重要。”

他的潜台词是：这非常重要，如果你搞我，我下个礼拜就去别家事务所工作，到时你上哪儿去找像我这样机灵的人给你做事？

过了一会儿，奥斯本说：“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在这件事上操劳。”

亚历克斯没料到他会这样说，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胜了吗？奥斯本让步了吗？“你什么意思？”他问。

奥斯本哼着鼻子说：“这么说吧，要是你手下没人，怎么能顺利开展工作呢？”

这话真是让亚历克斯感到诧异。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工作的。他喜欢单打独斗。“瞧你说的，现在为时还早了点——”

“还有，”奥斯本说，“如果只让一名律师围着他转，又怎么能让那家伙知道我们重视他呢？”

亚历克斯不知道自己是否该笑。奥斯本实际上是要找人监督他的工作。如果这样做能使奥斯本感到自己获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那也行。

“我明白你的意思。”

“用那个漂亮的阿拉伯姑娘。她叫什么名字？”

亚历克斯感到脸上有些发烫，他希望奥斯本没有注意到这点。“莎